

# 从诸家评论看许浑在唐宋时期的 被接受状况

张红\*

〔摘要〕

晚唐至有宋一代，对许浑的评论，褒赞中夹杂批评。许浑的诗，在唐宋时期，特别是宋代，一直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；在获得极高评价的同时，也受到不少批评。自许浑同时代人顾陶始，其《唐诗类选后序》赞许浑歿后，诗句仍“播在人口”；继而韦庄知音，作诗激赏。然五代词人孙光宪谓“世言许浑诗不如不做，言其无才藻，鄙其无教化也”，<sup>1</sup>首开攻伐之渐，由此拉开长达千年的关于许浑诗优劣的争论。此后，北宋阮阅、南宋葛立方、范晞文、刘克庄等人纷纷对许浑诗歌进行了评论，或褒赞，或批评，这反映了文学风气的转变，以及文学思想的多元性。

关键词：唐宋评论、许浑、接受

---

\*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

<sup>1</sup> 孙光宪·北梦琐言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2·167。

## 一、张为《诗人主客图》《宣和书谱》对许浑的评论

两者对许浑诗歌，都不约而同用了“美丽”二字来评价。

《诗人主客图》说：

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，上入室刘禹锡；入室赵嘏、长孙佐辅、曹唐；升堂卢频、陈羽、许浑、张萧远；及门张陵、章孝标、雍陶、周国祚、袁不约。

2

唐末张为的《诗人主客图》，乃是一诗论专著。它首次将中晚唐诗人按流派划分，以白居易为“广大教化主”、孟云卿为“高古奥逸主”、李益为“清奇雅正主”、孟郊为“清奇僻苦主”、鲍溶为“博解宏拔主”、武元衡为“瑰奇美丽主”，共设六主；又把“法度一则”、风格类同的若干诗人分别列入六主门下为客，并分为上入室、入室、升堂、及门等级别；并在主客诸家名下各摘若干诗句为例，也有少数录全诗。故称主客图。此书开论诗分派之先河，故宋代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说：“近世诗派之说，殆出于此。”

张为将许浑划为“瑰奇美丽”一派，然又觉其在这方面成就不如武元衡、刘禹锡，甚至在赵嘏、长孙佐辅、曹唐之后。武元衡的诗藻思绮丽，琢句精妙，以瑰奇艳丽著称。他的那首《赠道者》：“麻衣如雪一枝梅，笑掩微妆入梦来。若到越溪逢越女，红莲池里白莲开”，应称得上是唐诗中色彩最浓烈的诗作。因此，张为才将他奉为瑰奇美丽之主。刘禹锡尝模仿楚地民歌，依骚人之旨，倚其声作《竹枝词》十余篇；又喜吴地歌谣，汲取其民歌特色，显得色彩明丽又率直自然。被誉为“瑰奇美丽”一派之上入室之人，亦实至名归。然赵嘏、长孙佐辅、曹唐，以绮丽艳诗行于世，虽文藻华美，但偏于阴柔绮靡，创作成就和后世影响难与许浑并肩。张为将其排在许浑之前，不能不说有失偏颇。正如清代李调元在为《诗人主客图》所写的序文中所言：“所引诸人之诗，亦非其集中之杰出者，或第就其耳目所及而次第之，故不繁称博引也。”

《宣和书谱》评许浑诗，亦用“美丽”二字：

<sup>2</sup> 张为·诗人主客图//丁福保辑·历代诗话续编·中华书局，2006·100-101。

许浑不知何许人也。卍角为诗已能超出童稚，及长秀发，颇为流辈所推。正字虽非专门，而洒落可爱，想见其风度。浑作诗似杜牧，俊逸不及，而美丽过之。古今学者无不喜诵，故浑之名益著，而字书因之而并行也。<sup>3</sup>

《宣和书谱》乃是北宋徽宗时期著录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作，并非诗论专著。然其评许浑“作诗似杜牧，俊逸不及，而美丽过之”，还是比较中肯的。它第一次将许浑与杜牧比较，指出了两位诗人作品在艺术特色上的相似之处。这种观点是相当有意义的。正是因为有《宣和书谱》前瞻性的评论，后世评论家才开始关注许杜二人诗风的相近之处，并在不断的研究中逐渐认同了这种观点。比如后来的刘克庄、徐献忠、纪昀，以及中国当代的学者罗时进先生，和日本学者铃木修次，都对此有精辟见解。许浑与杜牧诗歌同中有异。相同之处在于，两人由于相互之间长期的交往和审美情趣的渗透，从而对彼此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，使得作品风格有了共同的特点。正如罗时进先生所说：“中晚唐诗人组合意识逐渐增强，……群体往往或因同僚过从密切，或因友人意气相投而形成。而一旦形成创作群体，相互间就会不断地互相交换作品，频繁地赠答酬唱，切磋和借鉴必然产生，创作风格有所趋同便成为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结果。”（《晚唐诗歌格局中的许浑创作论》）<sup>4</sup>比如许浑的绝句受杜牧绝句影响，同样具有轻倩俊爽的风格。而杜牧在律诗的创作上，又效仿许浑偶对精切、格律严整的风格，因而创作风貌亦有所趋同。相异之处在于，杜牧诗歌不为词章格律所囿，豪纵驰放，更显高朗俊逸；而许浑“研究物理，意象天然秀出”，<sup>5</sup>更讲求起承转合的章法和工巧衬贴的修辞，从而显出音韵、文辞上的通俗之美。

## 二、《诗话总龟》对许浑的评论

《诗话总龟》云：

<sup>3</sup> 佚名著·桂第子译著·宣和书谱·长沙：湖南美术出版社，2000·90。

<sup>4</sup> 罗时进·晚唐诗歌格局中的许浑创作论·西安：太白文艺出版社，1998·218。

<sup>5</sup> 罗时进·丁卯集笺证附录·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8·373。

许浑诗格清丽，然不干教化；又有李远以赋名，伤于绮靡，不涉道，故当时号“浑诗远赋”。虽然，诗要干教化，若似聂夷中辈，又太拙直矣。<sup>6</sup>

又云：

余读许浑诗，独爱“道直去官早，家贫为客多”之句，非亲尝者不知其味也。《赠萧兵曹》诗云“客道耻摇尾，皇恩宽犯鳞”，“直道去官早”之实也。《将离郊园诗》云“久贫辞国远，多病在家希”，“家贫为客多”之实也。<sup>7</sup>

阮阅此论，一是欣赏许浑作品风格之清丽，二是鄙其无教化之功。然阮阅又批评聂夷中之诗，单纯教化，无辞藻之美，又失于拙直。在他看来，诗歌的审美功能和教化功能缺一不可，要紧密结合，方能称得上完美。因此，阮氏独爱许浑那些既真情流露，又清丽脱俗之作，如“道直去官早，家贫为客多”、“久病辞国远，多病在家希”之句。阮阅和五代孙光宪一样，批评许浑诗无教化，但不同的是，他认为许诗风格清丽，具有审美价值。相较于孙氏一味否定许浑“无教化”亦“无才藻”的偏颇之论，要客观许多。

### 三、陆游、范晞文对许浑的推崇

从《诗话总龟》、《宣和书谱》对许浑的评论中可以看出，北宋时期，随着宋调的逐渐形成，具有了不同于唐诗的风貌；北宋文人对许浑的接受态度是褒赞中夹杂批评，再也没有了宋初“晚唐体”诗人对许浑的那种狂热模仿。但到了南宋，特别是中后期，许浑重又被那个时代的诗人们渐渐热衷提及。陆游、范晞文、葛立方、洪迈、胡仔等对许浑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，特别是范晞文，在其《对床夜语》中，对许浑更是推崇备至。

<sup>6</sup> 阮阅编·诗话总龟前集//郭绍虞主编·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辑选·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7·66。

<sup>7</sup> 阮阅编·诗话总龟后集//郭绍虞主编·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辑选·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7·68。

陆游《读许浑诗集》云：

裴相功名冠四朝，许浑身世落渔樵。若论江山风月主，丁卯桥应胜午桥。

8

将许浑与唐朝名相裴度相比较，甚至认为许浑在“江山风月”诗（即山水田园诗）上的成就更胜后者。可谓评价极高。又《渭南文集》卷三十八《跋许用晦丁卯集》曰：

许用晦居于丹阳之丁卯桥，故其诗名《丁卯集》，在大中以后，亦可为杰作。自是而后，唐之诗衰益矣，悲夫！<sup>9</sup>

陆游推许浑诗为大中后之杰作，为晚唐之翘楚，足见其歆慕之深。陆游不仅言论上对许浑欣赏有加，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意识地模仿许诗的创作风格。这一点已得到学界认同。历代也有不少论家论及陆游对许浑诗歌的模仿和借鉴，如清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五：“前谓剑南闲居遣心七律，时仿许丁卯之流，非冤也。如‘数点残灯沾酒瓶，一声柔橹采菱舟’、‘高柳簇桥初转马，数家临水自成树’、‘似盖微云才障日，如丝细雨不成泥’、‘夜雨长深三尺水，晓寒留得一分花’、‘童儿冲雨收渔网，婢子闻钟上佛香’、‘绕庭数枝饶新笋，解带量松长旧围’、‘钓收鹭下虚舟立，桥断僧寻别径归’、‘瓶花力尽无风堕，炉火灰深到晓温’、‘绿叶忽低知鸟立，青蘋徐动觉鱼行’，如词更仆难尽，无句不公，无工句而非许丁卯之流也。”<sup>10</sup>钱钟书《谈艺录》亦同意潘氏之说，认为陆游在诗歌创作上对许浑有所接受和模拟：“（《养一斋诗话》）卷四卷五皆谓，翁虽尝云‘文章光焰伏不起，甚者自谓宗晚唐’，而所闲居遣兴七律，时仿许卯云云，颇有见地。……江西宗派悬晚唐为厉禁，陈后山《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》末韵即云：‘后世无高学，举俗爱许浑。’放翁嗜好，独殊酸咸，良由性分相近，譬如丁卯《陵阳出春日寄汝洛旧游》云：‘万里碧波鱼恋勾，九重霄汉鹤愁笼。’

<sup>8</sup> 陆游撰·钱仲联等校注·陆游集校注·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11·681。

<sup>9</sup> 陆游·陆放翁全集上·北京：中国书店，1986·172。

<sup>10</sup> 潘德舆·养一斋诗话//郭绍虞编选·清诗话续编·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·2074。

放翁反其意《寄贈湖中隱者》云：‘万里烟波鸥境界，九天风露鹤精神。’丁卯《贈王山人》云：‘君臣药在宁忧病，子母钱成岂患贫。’放翁《幽居夏日》放其体云：‘子母瓜新闻奠俎，公孙竹长映帘陇。’此皎然所谓‘偷格’。”<sup>11</sup>

陆游对许浑的接受与模仿，以及对其的赞誉，都在一个比较理性的范围之内。范晞文却不然，在《对床夜语》中，他对许浑充满溢美之词，甚至发出“李杜之后，当学者许浑而已”这样的感叹：

七言律诗极不易，唐人以诗名家者，集中十仅一二，且未见其可传。盖语长气短者易流于卑，而事实意虚者又几乎塞。用物而不被物所赘，写情而不为情所牵，李杜之后，当学者许浑而已。周伯弼以唐诗自鸣，亦惟以许集谆谆诲人。今摭其警句可以为法者书于后，云：“风传鼓角霜侵戟，云卷笙歌月上楼。”“山殿日斜喧鸟雀，石潭波动戏鱼龙。”“潮寒水国秋砧早，月暗山城夜漏稀。”“日照蒹葭明楚塞，烟分杨柳见隋堤。”“潮生水郭蒹葭响，雨过山城橘柚疏。”“野蚕成茧桑柘尽，溪鸟引雏蒲稗深。”《凌歊台》云：“湘潭云尽暮山出，巴蜀雪消春水来。”《洛城》云：“水声东去市朝变，山势北来宫殿高。”《金陵》云：“石燕拂云晴亦雨，江豚吹浪夜还风。”《书所见》云：“五夜有情随暮雨，百年无节待秋霜。”《卫将军庙》云：“汉业未行王霸在，秦军才散鲁连归。”皆妙。其起结尤非中唐人可及。

又，赵嘏、刘沧七言，间类许浑，但不得其全耳。<sup>12</sup>

人知许浑七言，不知许浑五言亦自成一家。……许五言如：“树色随山迥，河声入海遥。”“月高花有露，烟合水无声。”“别马嘶营柳，惊鸟散井桐。”“海风闻鹤远，潭日见鱼深。”全篇如《示弟》云：“自尔出门去，泪痕长满衣。家贫为客早，路远得书稀。文字谁人识，烟波几日归？秋风正摇落，孤雁又南飞。”……措思削词皆可法。馀则珠联玉映，尤未易遍述也。（同上 429-429 页）

范晞文长篇累牍的评论中，表达的是对许浑诗歌无比喜爱与欣赏的态度。除了对

<sup>11</sup> 钱钟书·谈艺录·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·三联书店，2001·373。

<sup>12</sup> 范晞文·对床夜语//丁福保辑·历代诗话续编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·422。

绝句稍有批评，认为其“句法与律诗相似，是其所短”之外，剩下的几乎全是对许诗的赞美之词。他认为许诗最值得欣赏之处，在于“用物而不被物所赘，写情而不为情所牵”，即工于匠物，擅长言情。评论中所列出的警句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：写景细致入微，言情感人肺腑。而在句法上又表现为构思奇妙，偶对精巧。因此，范晞文觉得许诗“措思削词皆可法”，即许浑诗歌的构思、辞句有章可循，可以学习和模仿。

范晞文生活在南宋末年，彼时正是“四灵”、“江湖诗人”活跃于诗坛的时期。范晞文不满“四灵”与“江湖诗人”效法晚唐，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：“今之以诗名者，不曰‘四灵’，则曰晚唐，文章与时高下，晚唐为何时耶？”但他自己亦未能完全跳出效法前人的复古窠臼：推出了晚唐的许浑。可见，范晞文也是崇尚晚唐的。或者说，他反对晚唐却独尊崇许浑，说明尊唐仍是他诗学思想的主要倾向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曾对范晞文的这种思想进行了评论，认为“其推重许浑而力排李商隐，尤非公论”<sup>13</sup>，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他对矫正时弊所作的努力：“然当南宋季年，诗道陵夷之日，独能排时尚之乖”，“其所见实在江湖诗人之上”（同上）。

#### 四、葛立方、刘克庄等人对许浑的批评

许浑在南宋受到极大的关注。这种关注，不仅仅是推崇与褒赞，也表现为数量不少的批评声音。

葛立方在《韵语阳秋》卷一中言：

许浑《呈裴明府诗》云：“江村夜涨浮天水，泽国秋生动地风。”《汉水伤稼》，亦全用此一联。《郊居春日诗》云：“花前更谢依刘客，雪后空怀访戴人。”《和杜侍御》云：“因过石城先访戴，欲朝金阙暂依刘。”又《送林处士》云：“镜中非访戴，剑外欲依刘。”《寄三川守》云：“花深稚榻迎何客，月在膺舟醉几人？”《陪崔公宴》又云：“宾馆尽开徐稚榻，客帆空恋李膺舟。”《题王隐居》云：“随风收野蜜，寻麝采生香。”《呈李明府》云：“洞花蜂聚蜜，岩柏麝留香。”《松江诗》云：“晚色

<sup>13</sup> 纪昀等·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五册·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·171。

千帆落，林声一雁飞。”《深春诗》云：“故里千帆外，深春一雁飞。”又《寄卢郎中》并《赠闲师》皆以庾楼对萧寺。见于其他篇咏，以杨柳对蒹葭，以杨子渡对越王台者甚多。盖其源不长，其流不远，则波澜不至于汪洋浩渺，宜哉。杜甫云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欲下笔，当自读书始。<sup>14</sup>

葛立方此言，是批评许浑在诗文中喜重复用辞。且批评尖锐，毫不客气：“欲下笔，当自读书始。”讥讽许浑读书太少，因而导致“其源不长，其流不远”，在诗坛影响不可能深远，“则波澜不至于汪洋浩渺”。许浑诗中重复用词、重复用典之处甚多，葛氏看到了许诗的这种缺陷，有一定批判意义。但是讥嘲一代诗坛代表人物读书太少，不可谓不偏激。许浑作诗常常重复使用得意的句子，除葛氏所指出的诗句之外，“湘潭云尽暮山出，巴蜀雪消春水来”一联也分别见于《凌敲台》和《春日思旧游寄南徐从事刘三复》。此为千古传诵名句，许浑重复使用，想来并非是读书少而词穷，而是对此佳句亦甚为自得，而不惜用于不同诗作中。这是诗人的一种创作习惯。当代学者们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所研究。例如日本学者铃木修次的《许浑与杜牧》、李立朴先生的《许浑研究》都不约而同地指出：许浑习惯将自己喜欢的对句再用于别的作品。其实不单许浑，许多诗人都喜在自己的诗中重复用辞，将自己认为得意的词句重复用于不同的诗作中。所以葛立方的尖锐批评，未免失之偏颇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便说他某些言论“未免舛误”，“然大旨持论严正，其精确之处，亦未可尽没也”。<sup>15</sup>

南宋另一诗人刘克庄对许浑的评论，实有褒有贬。在《后村诗话》新集卷三中，他对许浑不少五七言作品颇为赞许，认为许诗如“天孙之织，巧匠之斫”，浑然天成中见新巧：

许浑五言云：“鹭巢行卧柳，猿饮倒垂藤。”又云：“莺啼幼妇懒，蚕出小姑忙。”《题王居士》云：“雨中耕白水，云外劚青山。”《题峡山寺》云：“山风寒殿磬，溪雨夜船灯。”《宿石屏村》云：“僧归下岭见，人语隔溪闻。”《题韦隐居西斋》云：“寺远僧来少，桥危客过稀。”又五

<sup>14</sup> 葛立方·韵语阳秋·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·10-11。

<sup>15</sup> 纪昀等·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五册·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·368。



言云：“溪冰寒棹响，岩雪夜窗明。”又云：“渔火夜移湾。”又七言云：“自剪青莎织羽衣，南峰烟火是柴扉。莱妻早报蒸藜熟，童子遥迎种豆归。”又云：“今夜明月何处宿，九疑云尽绿参差。”又云：“山斋留客扫黄叶，野艇送僧披绿莎。”又云：“潮生水郭蒹葭响，雨过山城橘柚疏。”又云：“龙归晓洞云犹湿，麝过春山草自香。”又云：“猿来近岭猕猴散，鱼下深潭翡翠闲。”又云：“青山有雪谙松性，碧落无云称鹤心。”又云：“梧楸远近千官冢，禾黍高低六代宫。”又云：“嵇阮没来无酒客，应刘亡后少诗人。”《骊山》云：“闻说先皇醉碧桃，日华浮动郁金香。风随玉辇笙歌迥，云卷珠帘剑佩高。凤驾北归山寂寂，龙旗西幸水滔滔。贵妃没后巡游少，瓦落宫墙见野蒿。”《登故洛阳城》云：“禾黍离离半野蒿，昔人城此岂知劳。水声东去市朝变，山势北来宫殿高。鸦噪暮云归古堞，雁迷寒雨下空壕。可怜缙岭登仙子，犹自吹笙醉碧桃。”《凌敲台》云：“湘潭云尽暮山出，巴蜀雪消春水来。行殿有基荒莽合，寝园无主野棠开。”《四皓庙》云：“避秦安汉出蓝关，松桂花阴满旧山。自是无人有归意，白云常在水潺潺。”浑字用晦，仕至郢州刺史，居京口丁卯桥。古律诗三卷，名《丁卯集》。其诗如天孙之织，巧匠之斫，尤善用古事以发新意。其警联快句，杂之元微之、刘梦得集中不能辨。<sup>16</sup>

刘克庄对许浑的赞誉有三：一是许浑写景咏物诗匠物极工，“如天孙之织，巧匠之斫”，既浑然天成又无比奇巧；二是许浑怀古诗“善用古事以发新意”，将咏史怀古诗向前推进了一大步；三是许浑诗歌无论从风格还是成就，都堪比中唐元稹与刘禹锡。刘克庄在此所列出的许诗诸多“警联快句”，无论是匠物工巧的清词丽句，抑或慷慨豪丽的怀古名句，都体现了他所说的这几个特点。

然而在《后村诗话》前集卷一中，刘克庄却对许浑颇为批评：

杜牧、许浑同时，然各为体。牧于唐律中，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。浑则不然，如“荆树有花兄弟乐，橘林无实子孙忙”之类，律切丽密或过牧，而抑扬顿挫不及也。二人诗不著姓名亦可辨。樊川有续、别集三卷，十之八

<sup>16</sup> 刘克庄·后村诗话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·199-200。

九皆浑诗。牧佳句自多，不必又取他人诗益之。若《丁卯集》割去许多杰作，则浑无一篇可传矣。……<sup>17</sup>

从这段评论可知，刘克庄对许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许诗的用律上：太讲究格律。刘氏是继《宣和书谱》之后，第二个将许浑、杜牧作比较的诗评家。他认为杜牧律诗为矫正时弊，常用少许拗律，“寓少拗峭”，从而不为词章格律所囿，显得更豪纵弛放又抑扬顿挫。许浑亦用拗律，但显示出极强的规范性，正如后人所评，“无一处不合律”，有拗必救，反而显得做作与局促，“律切丽密或过牧，而抑扬顿挫不及也”，缺乏杜诗那种驰骋捭阖的艺术魅力。严格意义上讲，刘克庄是第一个批评许浑用律缺陷的人。自刘克庄批评之后，许浑诗歌的这种过于圆熟的用律特点，逐渐为人所诟病。然刘氏此论有明显扬杜抑许的倾向，“牧佳句自多，不必又取他人诗益之。若《丁卯集》割去许多杰作，则浑无一篇可传矣”，将许浑诗才屈居杜牧之下甚多，未免有失公允。

刘克庄在同一部《诗话》中，对许浑的态度迥然有别，和他自己诗风的转变有关。刘克庄早年是江湖诗派代表诗人，崇尚晚唐雕琢风尚。江湖诗派“属意于苦吟，追求别才别趣，倡诗禅合一之论；进而讲体格、论工拙，探讨诗法词法，醉心于诗词格律和艺术表现技巧”<sup>18</sup>，效法贾岛、姚合苦吟诗风，也师承许浑。从刘克庄、周弼、陈允平等人的创作手法上，不难看出师法许浑的痕迹。如刘克庄的写景咏物诗便有丁卯诗风的痕迹。他的《暝色》诗云：“暝色千村静，遥峰带残霞。荷锄归别墅，乞火到邻家。书鼓闻更远，昏灯见字斜。小轩风露冷，自起灌兰花。”此诗无论在炼字、句法，还是谋篇布局的经营上，都有效仿许浑《村舍》诗“燕雁下秋塘，田家自此忙。移蔬通远水，收果待繁霜。野碓舂粳滑，山厨焙茗香。客来还有酒，随事宿茅堂”的痕迹。然六十岁之后，刘克庄逐渐不满于永嘉四灵的“寒俭刻削”之态，也厌倦了江湖派的肤廓浮滥，而致力于独辟蹊径，以诗讴歌现实。著《后村诗话》前后集之时，正是他摆脱江湖诗派影响的时候，因而对江湖诗派尊崇的许浑颇多批评。而《后村诗话》新集是刘克庄八十二岁之后，由其口述，家人记录而成，专为唐人诗评集。其在新集中又对许浑赞誉有加，与前集前后矛盾，盖因其回忆早年学浑经历而重又对许浑有所推许所致。

<sup>17</sup> 刘克庄·后村诗话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·17。

<sup>18</sup> 张毅·宋代文学思想史·南宋后期的文学思想·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5·386。